

西

臺

集

西

卷十三
卷十四

西臺集卷十三

宋 畢 仲 游 撰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真宗皇帝朝有任尙書度
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譙國公
者諱臯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尙書
參知政事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諡宣獻者
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

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勲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焯與輝屬子撰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

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楹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祧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

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與輝也焯今爲通直郎提舉秦鳳路弓箭手輝爲通利軍衛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社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邢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

其客死而爲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慊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旣與問者道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囿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
中有書其恬何久其書在手孰冕而赫我祖之客孰帶
而煒我父之士公也迨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
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

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真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
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之子
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
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

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
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
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
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
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
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
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
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
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

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顛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戶爲之渠人大悅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姦顧常寬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直蘄州蘄

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尚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弟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尚書之所爲弗敢改旣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歷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

資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

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洶洶公聞卽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爲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猶衷甲公

召二將前面數之顧吏爲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譙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北西路爲監司官制行爲尚書左司員外郎使荆湖南北路自荆公介甫爲政始治五溪而蠻徭介荆湘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擄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荆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蠻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

言微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趣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徭散漫山谷勢不能羣聚說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卽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寇至輒傅城下自離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

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河爲塞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旣久涉冬月飢餓戰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

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旣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

橫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漢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

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僦畜是擾也卽以功進樞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卽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畫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卽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

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駿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所以謫而終廢也會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真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峽潁昌府觀察判官峽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

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蚘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

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爲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爲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尚武靈州不行誠豈爲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庸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爲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戶參軍移洛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請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爲中書檢正官察訪河東陝西辟公爲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尚及今集賢殿修

撰章公案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并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虢華耀邠寧環慶八州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罷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

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
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
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
者食爾豈與攻刦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
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
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
大夫累勲至上護軍出爲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
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謹出納損僥倖均力役蠲末
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

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舊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
能旣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
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
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
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實皆在法
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
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
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
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卽命公知

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願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面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劫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

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畧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王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徼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

中有桎梏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
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生力作以所有來償
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
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旣得
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召教之親爲區處
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
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末故也
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肫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
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

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
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
亶公奭皆太廟齋郎碩積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璫球
珪瑀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于鄧州
穰縣鄧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
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
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孰嚴
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

質慨然其爲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真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丞

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荆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

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營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踣于道糧亦屑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餉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既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餉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旣城士卒罷歸者數萬人邊

塞蚤寒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尙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饑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饑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

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
贈恭人長子曰民質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
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天凡六人孫
曰璞曰琢曰瓌曰璠曰瑒曰瑛曰瑁曰珣曰珵通仕郎瓌
將仕郎璠與瑒皆天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
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
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
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
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鏗曰鎮曰釗曰鈞凡五人曾

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
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
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奕自娛凡九年至政
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
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
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
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謂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
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歷及官封卒葬而
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

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更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焚薊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薊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己子也自偲孩提卽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當任其孫璞爲

官公輟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輟薦瓌之恩蔭補偲之子璿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荆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旣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面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廬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

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願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孰無如家壘壘惟其壘壘是以焯焯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聞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調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辨事爲所中傷而

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
卽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
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篤治宅種田油然
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
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
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
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
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
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

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
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
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
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日月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
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
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子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
曰

噫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
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

西華集 卷三 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竇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匯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淪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

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芻茭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醜二渠疏孫口鑿狼村塞竇滌以順水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置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罷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

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藁與宣德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雜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勲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

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

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當先衆鳴決科如掇益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旣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

往爲縣猶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創其非是并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擊舟夜濟奮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共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驚公實有言築堤而處豈不遽回後艱孰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靡所戾公先下貧以及一切廩而蠲之否則吾罪旣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攷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意不臧遂去郎位匹馬

兩童不趨而跌固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求失亦自來雖有詔之吾口不開入莫與直謂天或假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嗇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者二室曰江曰賈皆祚大邑有六男子足侈公後希道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次知公有人匪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我引我庸欲行而柅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水瀾瀾有山崇崇窆而銘之以諗無窮

西臺集卷十三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宋 畢 仲 游 撰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偁游元豐八年十月偁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尚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尚書之冤以爲失守之

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為孝
及吾先君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
適為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
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為難其人不知公者以
公為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
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
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
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

墓次敢屬子為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
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尚書祖緯任西上
閣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父師中任尚書右司郎
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
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
生子一人曰暉為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
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為人凡如其弟
稱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

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暕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

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尚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奮曰是我職也因募人剪伐其榛棘墾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

爲子不過力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潁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深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

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駒後君十年卒次卽深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蠹蠹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丘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

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澶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真宗皇帝薨于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爲司徒贈其母趙氏爲榮國太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爲嫁娶者甚衆雖

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勲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愠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

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温厚不苛以爲
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
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
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
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
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
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
旣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

至此親意旣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
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
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河南
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爲人及上詔舉所知遂
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
取甚易而公不爲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
公爵爲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
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
趙倣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

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領之晚節之慰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爲也銘曰
在昔冊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

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

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旣貴有祿錫夫人更推

財以賙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贊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畧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詔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

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掾元祐大臣呂大防等
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
十八寶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
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
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
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衛燕
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
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
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

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
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
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
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
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
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
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儉易若皆
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
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調

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間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尚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追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旻左藏庫使祖諱崇雋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

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皇叔龔州防禦使仲憫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麤菲食勉其子以儒素調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其孫男名伯鸞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

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
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輿是
憎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旣壽且懌
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
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旣終其夫之喪父
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
衛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

則起昧爽而至衛國之所問安以待不敢退食飲非孺
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
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篋枕几以告衛國
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衛國曰
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
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衛
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
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衛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
衛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

衛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既白首衛國尚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衛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既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

府榮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墓之次耐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疏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衛國四十二年衛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

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疏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孌洵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誓而弗渝天
厥夫兮左右後先靡寧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
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
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
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
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

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
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霖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
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霖因屬余銘夫人之
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霖里中有道者里中人
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尚少縕衣無飾以事其舅殿
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
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烹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
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
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爲室廬以招

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調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
所以庇後人也不爲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
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姊姒之間相與
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
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閭閻如也遂爲孝友之家至于整
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
色使之則猶爲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
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
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

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
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
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
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暎二子七
孫其長子曰駒早卒次卽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
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
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孰與加縕衣恤緯矢靡他
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

西華集 卷之五 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曩遊洛孟之間觀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爲銘得所

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爲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夷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

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卽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性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卽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温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

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
奚厚而質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西臺集卷十四

